



餘廉堂集卷三目錄

賦

折刀賦 有序

白鷗鶴賦

枯樹根賦 并序

魚腹蚌賦

牆頭過濁醪賦

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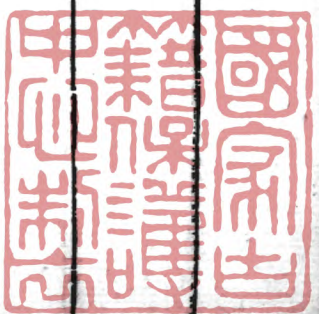
禮樂合編序

考卷朝暉序

彭邑祁侯實政錄序

嘉侄蔚齋近業序

壽少峰七表序



記

蜀新繁令趙侯生祠碑記

楊莊口地東火城記

論

理勢論

清慎勤三事論

權者聖人之大用論

策

對策

餘廉堂集卷三目錄終

餘廉堂集卷三

金壇吳履中暄山父著

栢鄉魏裔訥辨若

同邑後學李

喬訂

真定梁清標玉立

社

門人

較

栢鄉魏裔介崑林

男

初輯

寧晉王元晉雪麓

祐

賦

折刀賦

家有古刀長二尺餘蓋疆場物也得之井中剝

餘慶堂集 卷三
殘三折余取其首以爲削刀置之文籍几案間
對而歎息因賦之

若夫荆雍精質吳楚名工生辰蝕月殺氣垂虹感懷母
腹呼飛父胷鬼雙干莫神隻蛟龍藍王試斷金精淬封
摘烏頭於帝柱奮魚腹於王宮讐未報今夜哭寇欲來
而秋忡懸幕則神光繞壘橫腰則意氣生躬固嘗倚天
而却敵亦遂指日以平戎者矣一旦壯士不還將軍戰
沒寶氣泥緘寒花水嚙蝕鏐爲罅破環爲玦裹屍疆場
歸元故國斷帶截翎半冰隙月蛇青絕尾龍白摧骨一

片軻心三年弘血疑陰鬼之潛藏恐風雷之倏忽餘溝
血古腥含猱猱之風剩刃霜新影却樓蘭之月乃竟千
金毀價一割收長毛公殊調楮先異鄉侶弘湯而落落
伍灌絳而鞅鞅復對刀筆猿臂之人已老久事文墨虎
頭之士堪傷徒爾詘躬齷齪俯首委隨雕蟲小効刺虎
長辭隨時削竹雜用刈葵遜光雷劔爭穎毛錐豈知匿
作田中長共悲歌之酒受辭犢背曾麾百萬之師哉

白鸚鵡賦

海氣三山蠻烟萬谷銀色仙垠雪姿靈族應謠讖而東

來託語言以自屬穴居之王母冰顏網得之西施珠燦
抱長袖於促節決排口於慧腹烟霄萬里之晴雲雨數
峰之足出晉市而憐璧入蜀宮而妬玉踏鶴席而徘徊
聽雞櫛而躑躅妙翅規旋清喉簫續教佳人以迴裾轉
巧伎之曼曲王子珠袷以輕翔杞婦縞衣而婉哭惜雋
慧以致身恐皎白之異俗坐吳樹而心摧飛楚烟而袷
禿豈喪志於雲霄竟具翫於耳目去故國兮何年就新
主兮半菽羣樊繫之雛鸚夢蓬瀛之老鵠

枯樹根賦

余自昔好行於山椒澤畔江潯岸側見小樹枯
根蟠屈奇怪則顧而樂之取以歸手自洗剝不
俟刻畫而巧瓌天然積數年來凡得數十雖復
棄置爲兒童所掇拾然所存一二亦自翫之不
厭今歲歲盡爲有司所擯棄方行吟空谷中復
得一枚螺腹繪背益復奇勝遂甲於前嗚呼此
樵蘇餘魄也猶晤賞於人而山林巖穴之士或
終身修飾而不得備枯木朽株之用遂感而賦
之

嗚呼噫嘻爾殷仲文之枯槐不翅矣生不得與一卉爭
妍胡爲乎錄幽奇於旣死百曝峰巔千霜浪次鬼火穿
心神霞凝髓蟲鳥雕鏤風烟組織或臞而仙或幻而魅
或蹙而紋或竅而籟或鱗堅骨出而龍蜿蜒或怒盛力
強而虎翼屬或鴻鵠巢其上而勢雲騫或寵麗宮其旁
而理波怪有像者類萬物之自然無像者補造化之未
備遇逸士於蒼茫背榮華而相契賞莫繪之奇章歎不
消之孤節悅空谷之幽心托胸懷於偕棄嗟嗟乎不聞
鄒陽氏之言乎明珠暗投則遭按劍之盼枯木先容而

爲萬乘之器今予旣以不文見擯於時而此蟠奇屈環
者又以遇余也而不得邀青黃之賁其亦不幸也夫雖
然今之貴人未必以是易其梁肥純綺之嗜而遇樵夫
牧子則灰燼久矣是未可爲不幸也余方誦老氏之微
言契莊生之渺志物以無用而年道以知希而貴鮮意
穠腴投身堙暖玩麗藻於川巖食精華於沆瀣匪雕琢
而成文雖枯槁而不賴亡枝葉於雪霜存不朽於天地
此亦足以自喻而適志豈必推選王公之庭而後尊遂
哉然則吾與爾蓋共處窮通貴賤之間而未有異也已

魚腹蚌賦

暮揮綸於渺沔昇縮咫尺之青鮎若剗中而覓素得寸蚌於喁噉嗟食此其何味信目貪而腹廉剗杯水以漬之蠢吐肌之纖纖映網羅於綿雲應珠胎於桂蟾脫靈均兮豕底篡曹娥兮鋸尖乃烹鱸而飲客問造化之何潛方無鱗而吞介困陳竇於諸闔歛以大而易小屠鯨鯢而拯黔杳理數之洄沅紛巫史而莫占胡吞舟而終漏胡持鷓而猶淹胡弱肉而永壽胡強噬而就燂扣萬化其若夢試二蟲之是拈客旣醉而忘答炯月簾與風簾

牆頭過濁醪賦

惟幽居之接壤邊夏木之蒼蒼甍鼉通乎藜藿之遂鳩鷗共乎梧柳之涼胡子與我限此堵牆於惟小阮實景前脩仍階庭之空谷襲徑巷於深丘室邇人遠木淨篁幽蟠根觸趾垂葉低頭俄赤脚之雙鬟梯虬藤而懸坐扶蟠腹之鴟夷越荔蘿而逕過縮地以至信醉鄉之無途從天而下知酒兵之尚速呼餘夢於籍醪救垂涎於逢麴過落葢而浮香出叢枝而沉綠斯斟斯酌何清何濁君如文侯之求于木失賢者於踰垣我如孔子之遇

宜僚得聖人於登屋兒童怪洗醜而不沾野人喜閉門而已足北牕風細南林月高何人解陶公之趣卽事入杜叟之謠嘉幽貞於令侄謝跋涉於香醪屬耳於垣疑朋來之簌簌用蹊成路必我惠之滔滔

序

禮樂合編序

其本諸性情而貫乎治平者禮樂之謂歟本諸性情則其道精微貫乎治平則其用廣大精微故難明廣大故難究然君子不可斯須去身則身心世變相與爲鎔冶學術勲猷相與爲演禪而其教不可以不傳枯學幻於空而遺其用曲學耽於詭而漓其根禮樂之教罕究心焉而學者曾莫得其津梁矣梁谿黃無蛙宿學淹貫祭酒吾潤諸生翕然率其教而有所興起出所纂禮樂合

會原堂集 卷三
編示余夫世所稱著書先生不少孰如先生之書爲不
可少哉聖賢之學不違乎用世而經世之學自有其宗
君子戒慎恐懼以致中和則禮樂之能事畢矣然損益
會通節文經曲美善德功上下間合以至一度一數一
聲一容舉之有其名制之有其義習之有其事措之有
其宜皆不可惰於所自而師心誕慢爲也循覽是編闡
旨淵奧詮事博核因器以著道卽顯以導微可以物身
可以甄世可以游規矩之中諧舞蹈之節可以理四時
之氣治萬物之情說者曰古有六經今樂經亡非也三

代以下漢爲近古所置惟五經博士則禮樂之合也明
甚聖人傳授心法不落語言文字然棄去語言文字而
求所謂心法不猶舍燈而覓火耶庖羲之畫虞庭之十
六字心法也語言文字也故理至而文生文成而聲生
此禮樂之自爲合也因其自爲合而合之則無蛙有以
鑪錘其間已學者於此窮其廣大晰其精微理其性情
而治平之道具焉無蛙之畀人津梁也其學於是乎傳

考卷朝暉序

上求治甚急用人鮮效特簡旁求幾勝任而愉快者爰

思學較爲人才從出之地畀以簡書申之巽命命曰培
養真才中夙夜祇懼重於負山夫蹶之服官而蓄之膠
序則虞晚沿之積習而振之一朝則虞驟晚慮靡及驟
慮靡能二者迫於中懼滋甚不敢不殫厥心祇厥事以
造育真才爲兢兢才者心性之餘事也心性譬之刃才
則其刃之芒芒非刃曷附刃非芒曷試鉛刀一割其芒
立詘芒之爲用不窮則刃之體異焉耳簡之鍊之淬之
磨之而後芒刃具斲之別之訓之督之而後人才出文
固士之英芒露焉者也相士者欲以風簷試牘測其心

性所蘊洩華實醇偏深浮閎狹百不爽一操何術而能
之乎九方臯之相馬也見其所見恍恍惚惚之間有確
乎不可易者遇之乎其天也士居平構藝掇擷筌蹄騁
飾才技力暇而用志或分意之所造鮮逼出乎其天者
迨嚴簡受題光晷迅急心不及亂營材不得旁借莫不
以本來面目描繪於尺幅間任其極意雕鏤縱心矯造
而不可掩者自在動乎天而莫之能違也相之者目神
所注不見其爲字句行墨祇此隱躍機倪相遇於無相
遇之天而其中之華實醇偏深浮閎狹者希或遁焉往

貞父謂揚雄言立而行詖雄之言故未嘗不詖文與人
蔑弗相肖吾以此相士士以此應吾相乃知掇擷騁飾
之非其真也相與敦趨夫本事焉心性之學相漸而成
繇是才與誠合可需以任天下事而無蹙昔程子以聖
人爲師其學本於誠紫陽生平所學惟正心誠意顧其
要在於克己先儒謂須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華者毓
之實者煥之偏者擷之醇者絢之汰浮爲深祛狹爲閎
求誠然於心性之本然有真學問夫是以有真文章有
真文章夫是以有真事業諸生其以此自勗而上應乎

天子所求

彭邑祁侯實政錄序

余登丹景之巔四望烟霞俯瞰雲物劃然心開遺世而
立不覺神與境俱往矣間視祁侯鎮而不動其神止以
炯未見其恟怙而無憑也余語於心曰侯其有憂思乎
不忘民也胸有主而默運焉其人遠矣夫政原於心而
不窮過者化存者神神存而源深故能流與天地同一
邑雖小可以觀大吾觀其左右慤而爲事毋驕毋猾吾
觀其闔廛聚而不囂吾觀其野地磽瘠而不蕪熙然樂

得其事吾觀其士章縫翼翼稟教命唯謹於是心醉於侯不識何以得此也既而父老持所鐫德政錄示余爲余誦侯余弁數言於首而歸之因謂之曰是烏足紀侯之德之政也亦紀諸彭人之心而已侯之用於彭者形也牛刀一割非汝所知

嘉侄蔚齋近業序

文至今日濫觴極矣良由不得把柄則亂營無主把柄者丹頭也題一入手拈著一粒丹頭便受用不盡然非苦思力索死不肯休則丹頭到底不見丹頭既得可以

斬將搴旗可以綸巾羽扇可以衝風破浪可以按轡徐行靈光團聚灑散皆珠衆妙都來只一妙未罄余閱吾侄近業色象既開氣魄復振閎肆洞麗體質高凝一粒丹頭躍躍毫楮持此可以問世矣勉旃勉旃

壽少峰七袞序

代

夫天下土厚水深之處往往英雄起焉福履萃焉龐眉皓髮黃耆藏焉若吾潤自大江以南去城百餘里旺氣蒸蔚方茅諸山復重重拱之誠隩區也國朝數百年來未有人傑間出介景禧享大年者而乃駢集於少峰君

今其誕辰稱賀同族某徵文於予余無以爲翁壽請言
壽之致自翁者翁大父以非命逮獄翁之尊人輒挺身
受法孝德動天宜其發祥於翁矣翁性英敏沉默多智
慮雖磊落負異而退然若愚言咄咄不出諸口平居怡
聲柔色不大於童僕至其禦外侮撐住門戶毅然莫能
犯雖承藉世業可擊鮮濃服紈綺盛閨闈而抑然不敢
踰於節風旨蓋凜如也化原旣正義方惟謹由是名節
文章並出翁家翁有女將嬪於曹無何而曹君遊遂不
更字操比金霜此當世所罕見者而翁之季子以乙卯

舉孝廉爲本房第一至戊午而仲器復舉並轡長安道
中及己未大會而季子先進士矣仲器將接武起翁之
貽封可拭目俟嗣是鴻猷駿伐輝映天壤則龍文鳳書
行以褒揚潛德而怡其高年者將若機樞輻輳踵繼而
至非甚盛德何以臻此無惑乎數百年之旺氣獨發於
翁而江山環拱之勝悉爲翁吐靈也介景禧而享大年
豈偶然哉翁之壽固不可以涯涘計矣若夫凝真葆和
日躋於上齒以觀嗣君之成膺九命之章食萬鍾之養
而貽休於無疆則尤所繇繇於翁者請以是爲祝

玉

記

蜀新繁令趙侯生祠碑記

董江都曰天以終歲之數成人之身故小節三百六十
六分副日數也大節十二分副月數也內有五藏副五
行外有四肢副四時視瞑副晝夜剛柔副冬夏哀樂副
陰陽計慮倫理副度數副天地然則人生而經綸合變
之體備矣無戕吾生本諸身徵諸民藏神見光合乎天
行夫內深藏以爲神外博觀以爲明神而明之存乎人
故君子以我生生庶民庶民以生我生君子父母赤子

情未可以相調也皇帝七年余使蜀行冊封禮憩新都
彌月去繁二十里而近也於是乎聞繁之風旣而復憩
芙蓉城外繁舊幕虞君時泰以葭苻誼過存於是益詒
繁之爲繁也虞君曰美哉趙君侯之爲政乎繁自受奢
逆掠人散地荒公至莽然榛棘之墟也稍稍生聚亦湯
火之餘厖羸而未可持也公自誨其心曰疲剝之極還
爲混茫淡漠休蘇可與更始計繁地彈丸公輪恒縮於
額匪民頑也猾胥驕役相緣爲奸公立門單沈押差杜
追呼侈耗之徑民爭入官賦未嘗期表鞭一人繁額坐

威茂火米歲若干石舊立脚頭賺官銀入囊逋數年不
辦公爲去之泝於糧脚價以時給而民無邊糧之擾繁
有屯田若干頃磽确而蕪於旱澇歲十不一稔佃毗鬻
子女償租賦公單騎履畝殊疆鑿渠給牛種藝之遂爲
沃壤繁承灌江委資江灌溉而被其衝嚙害尤劇公詣
灌相原隰築長堤自灌至繁九十餘里水不與民爭地
食其利而害者遠焉方春省耕民貸穀富室出息至數
倍登場取盈餘粒無幾公發帑粟賑之出入平均罔有
隅歎繁序諸生半奔走衣食無膏火需公慨然以作人

會原堂集 卷二
爲任頒會期月以初二十六集明倫堂課業出俸錢爲
供具銓次殿最獎賚有差更時時以孝弟忠信相劑切
由是繁士文行彬彬改觀至鞫獄聽辭則公以不問問
民以不對對故公神而民情問視人所惑爲立說以明
之使人湛思而自省悟以反道民駸馴其他芳模懿蹟
難更僕數余躍而歎曰趙君侯之爲政如是乎崧山有
玉膏其源沸沸湯湯君侯其源諸心以出之而流於人
滙洄於其心者與吾聞其人尚寬舒以持身行中和以
統遠綿綿漠漠冥冥昏昏夫能冥則明能昏則彰能冥

能昏是謂神人蓋其藏深以闡故其發也悠而光身以
倫理先民心以計慮周民哀樂同其志剛柔劑其宜晝
夜通四時備五行順布日月漸摩公之生猶神明也公
生繁人繁人之心莫不有公鄉薦士民懼不次在卽將
奪公去醜鎡鳩工爲公生祠請余文記之余未敢謂知
公之深也昔吳季子札聘魯觀六代樂千百年功德見
諸一堂如列眉睫余家世延陵其苗裔也亦猶有觀之
遺風也夫公諱之緒別號履吾後之思公者其以余言
觀其深

楊莊口地束火城記

皇帝七年冬履中來狩茲土八年夏四月敵震邊外併束明諸部落直抵河套皆風靡降六月歸騎突犯雲晉逾代忻次五臺監司羽書告急以五臺偪龍泉也時余按部廣武慮將士無固志單騎赴關日馳二百里度敵飽掠歸無東意勞大將軍巢丕昌師歷閱關隘衝緩有差惟楊莊口不可控無險也山勢旣開空濶五十餘丈水至則渠不可壘堵水竭則衢萬馬獲馳前流寇出入於此地隸井陘陘民受焚屠慘時時驚風鶴弗貼席也

余爲之慮思設險焉會叅謀令國威從塞外至憩陘叅謀異人也曾藏武庫角巾布袍翱翔帷幄間投足招忌未有能用之者嘗在京師謁余談兵余語以道遂師事余居陘數月足不一及門余聞而致之與謀所以設險者曰爲地束可圖示余余曰善費幾何曰千金功幾何曰閱月余計郡縣所貯鏹金足辦此檄監司相度之報曰役夫三千五百匠石四百計工百日如叅謀言弗能也余曰叅謀給我哉第堅意爲之如所言不一爽期更縮焉經始於冬十二月二之日告竣於是月念有六日

其制壘石爲臺基入地深至丈餘灰油鐵筍膠連如一臺顛砲房一楹凡九臺相峙中爲水門門以鐵爲網凡四十二扇扇重三百斤有奇以鐵鉅練拴屬水至可起而懸之制成屹然鐵壁也水不能嚙火不能焚力不能拔善矣復走告余曰南厓山坦雖有短牆趨足可踰寇從此得度地束不能爲功也余曰可若何曰築火城可余曰善費幾何曰六白金可矣功幾何曰二十日可矣余復檄陞邑尹卜吉於九年正月六之日版築焉延袤三百八十丈有奇高丈有二尺每若干丈爲一堡空其

中三面皆可施砲遠則直施近則橫施不可嚮邇也如其言竣厥功陞之民蓋子來也不傷其財不匱其力一夫一匠給餼如民間傭而復爲陞民所欲爲故宜其子來也雖然陞其小者也敵攻我不備備山石則突喜大喜大備則突宣雲矣宣雲失守紫馬龍固遂爲巖關此地不備天下安危係之已雖然險亦何可恃哉所恃火功耳余復捐金五百檄陞尹楊攀桂繕巨砲一百位三眼砲六百杆貯諸藏雖然器又何可恃哉存乎人余竣役去矣去婦不忘其奩筐惟後之君子毋毀我筐時加

績焉俾器得以人用險得以人憑寡可禦衆弱可制強保障詎獨陘邑哉叅謀天下之異人也遇不苟合能不輕試獨於斯汲汲焉河山上下重繭日數十里風刀雪箭砭肌骨伐髯毛茹苦若飴陘人將尸祝之故爲記

論

理勢論

天下理勢而已矣理借勢則行之易勢非理則行之難
逆理以行則其害大而不無行天子者極勢也非以其有天下耶然而天下非天子有也天下人各有籍籍各有戶戶各有業凡膏腴磽确之地靡不有主則是天下者天下之人所有而非人主有也而合其勢者則歸之人主人主之不能有其分猶天下之人之不能有其合也何也人所不能外者聽於勢而勢所不能奪者聽

於理也說者謂人主富有海內土田林麓川藪阜衍無不入其版圖朝取一都鄙焉以爲池囿暮取一郡邑焉以爲賚予是吾所自有者吾自爲營置自爲捐擲非取諸民也民卽世守此土不過爲我據也卽置賣以價不過私相授也一旦取而營置之捐擲之其孰我禁有議予以價者不許議易以地者不許此勢之逆理以行有勢而無理者也夫民之依土猶星之麗天奪其地而民焉往不予以價是猶販賈居奇貨而大盜劫也不易以地是猶孱主守四境而奸雄篡也且今天下謂得勢者

無不可取吾聚衆弄兵則天下可得又安見天下爲人主獨有也是故人君有失國者而民仍不失家何也國去而民與俱去未聞留其民而以空國予敵也惟民不忍去是則其自有而自棄之非我奪之耳或又曰先王有井田之法行於古非不可行於今今欲行之勢必奪有餘予不足獨非取諸民而營置之捐擲之乎曰非也取諸民予諸民而我不與焉此理之借勢以行者也譬之人有分遺貲者多寡軒輊兩爭而不得其平勢必假先達長者以爲之處分夫分田於民何以異此若夫奪

會身堂集 卷三
諸民而自營置則是先達長者不以分人而自取也奪之民而輕捐擲則是先達長者不以分諸其人而取以予夫非其種者也有是理哉逆理以行之勢亦無所屈如桀紂之君壞宮室爲園囿甚而析人父子割人妻孥剖瀝人肝膽何爲不得卒之身死國亡爲天下戮笑故曰其害大而不加無行也明乎天子者不可以天下私予奪也說在孟子堯舜與天下之篇矣究而論之天下者天之下固非天子有亦非天下人有也天之所覆惟此下土廣厚凝重而人物生焉生人以制物生聖人以

制人皆天所統也其相制則成勢而統於天則莫不有當然而不可易者是所謂理也理自天來勢從地起理無形而勢有象理至一而勢萬殊理無窮而勢有盡形不靈而性靈萬不神而一神無窮者常存而有盡者難據故形骸有壞爛山河有變遷國家有興廢而性靈不滅太虛無損仁義禮智代相傳以爲治而莫能易勢烏得以抗理哉雖然聖人無權則不能以理制天下勢亦未可少也夫

清慎勤三事論

爲人臣者盡已於君而已矣夫已盡則惡得殖已而膺
之玩已而覺之痿已而窳之故有或不尸之筮而無可
不盡之實名之所在天下爭托以爲肆先以市世也而
卒爲世市不悉喪其故我以殉之不止也皎皎者茂弗
污矜矜者茂弗潰矻矻者茂弗罷至於虎皮醜脫羊質
乃見金玉不飾敗絮畢出貽譏士林蠱蠹道術嘻亦陋
矣夫君子蓋有實脩在焉不問世而問心不認人而認
自不畏顯而畏獨蓋聖賢立教垂世泛爲途以誘之約
爲宗以貫之其泛爲途也俾之學俾之問俾之思俾之

行俾之孝弟俾之忠信俾之格致戒懼達之乎治平致
之乎位育至於經綸大經參贊天地吾儒之道若是乎
淵矣浩矣而究其所宗不過曰慎獨慎獨所以克已也
克已所以盡已也已不克則不盡體有未全而用亦不
大夫聖賢所以不死者其心常在天下也聖人以天下
爲心此之謂無我無我者已克故也無我故以天下爲
我栖栖皇皇所以爲聖人之心聖人之道也然則聖賢
之教無非爲民而已夫民亦何與於已而必欲爲之也
蓋玄黃肇分萬物芸生析之各自爲已合之總爲一已

書曰天地萬物父母元后作民父母真見夫一體關切者耳一體之內或痛或癢非痿痺之人未有不自覺者聖人無痿痺不仁之心故常靈覺於萬物之中學者窮年探討去私遏欲務令此心廓然通於天地萬物而無間出而行所學爲能好民好惡民惡若有疾如保赤勿浚膏血以肥已勿逞淫放以縱已勿耽暇逸以惰已有清之實而不必以清名有慎之實而不必以慎名有勤之實而不必以勤名且亦何意於爲清爲慎爲勤也知有吾之當盡者而已矣知有吾之必欲自盡者而已矣

夫沾沾於清慎勤之說者沿流而未溯其源也第見夫子魚鱗貨無厭叔向知其必敗顧尚席取筭者覘其快快非少主臣渡江三日醒者知其靡靡揚陸沉之波輒曰非如羊如粟之操不足以貞臣節非臨冰集木之凜不足以飭臣度非鞠躬盡瘁之勞不足以供臣職孰知夫蚓之操弗可充也狐之疑弗可嘗也狼之胡弗可跋也清莫清於吾獨中一私不滓而辭受取予未可據也慎莫慎於吾獨中一絲不漏而首鼠胸縮無足取也勤莫勤於吾獨中一息不懈而宵旰拮据未爲瘁也世故

有清而反爲傷廉者如公孫弘布被而曲學以阿世是
也有慎而反爲傷謹者如孔光秘溫樹不對不免望塵
而拜是也有勤而反爲傷勇者如秦石衡書而卒釀爲
口口口口是也蓋驚於清慎勤之名者以虛聲爲捷徑
而不睹實心實政之明效卽務盡清慎勤之實者亦且
以一節滯通方而莫奏補天浴日之施爲是以君子用
於世也居其實不襲其名握其樞不泥其用無乎清無
乎不清無乎慎無乎不慎無乎勤無乎不勤若太虛無
心而因物賦形若口口無我而觸響成聲時而鳳池鴉

樹則能措調梅之手時而蓬山瀛海則能展判花之長
時而神州赤縣則能坐肅鸞堂鳴絃花邑時而烏臺栢
寺則能氣搖五嶽威聳鷹鷂藏珠於淵沒玉於海處不
可掩也青萍出匣綠綺出囊出不可抑也是謂吾儒之
真設施是謂聖賢之大作用彼清慎勤三事者子輿氏
條理之說必有性地之金玉爲之聲其始振其終而後
錯出無端環應不竭徒斤斤於三事則小儒之所就可
知已雖然爲筮仕律令則鑿然不能易托名於不必清
而實也墨托名於不必慎而實也放托名於不必勤而

實也窳其爲世道之禍不可勝言然則有斤斤於清慎
勤之名者亦君子所樂與者歟

權者聖人之大用

天下之妙用藏乎心人心之化機洩乎聖蓋太極之精
爲先天宰爲萬化根爲陰陽動靜所自起爲彌綸參贊
所自出握之無形游之無方措之無迹運之不測其道
廣大而無幅其體微妙而難窺其神圓徙而莫得執索
橐而籥之止以淵矣因而應之通以闢矣廓而旋之樞
以轉矣非有用之用而無用之用也非有用有用之

用而無用無不用之用也有用者一用自爲一用是夏
蟲之不可語於冰而井蛙之不可語於海也無用者一
用而周萬用是一勺之未始非江河而一撮之未始非
大地也譬之財焉銖累寸積不足供一旦之需貯於不
涸之倉而經費者不竭譬之器焉方柄圓鑿不能適相
兼之宜中乎規矩之法而尙象者不窮有窮者其用小
而不窮者其用大用小者其體著而用大者其息深微
矣哉權非聖人不能用而其爲聖人之大用者何以故
天地之化有翕斯有闢四時之序有消斯有息萬物之

情有入斯有出其闢焉息焉出焉者可見其翕焉消焉入焉者不可見可見者聖人之用不可見者聖人之用之權權者以稱物而名之也物雖紛紜煽亂參錯揉雜明者或以遁其察巧者或以逸其算一當乎權而軒輕無訛錙銖不忒有形之用亦已妙矣而聖人者懸衡於無礙之宇挈紐於不二之宗而推移進退於了無執著之際或高或下各程其形自低自昂不易其則故一物有一物之用而物物有物物之用用之此事而彼事復然用之此時而彼時復然何鉅何細何去何來何今何

神而明之化而裁之變而通之四時偕行日月並明先後天而不違神鬼焉而不測夫是以至平無奇而亦有駭爲非常之原者有軌則可循而亦有見爲絕跡無行地者嘗試橫襟而觀古之聖人有所爲殲九黎戮九嬰熊黃以殛分比以竄棄塗山而弗子烹邑考而無愠破東山之斧懸太白之頭若性命所不出而道義所不載而聖人行之不疑當時淺見寡聞之士亦誰不且驚且咤而識者以爲聖人之大作用在是真有常情不能測識者而聖人非有意於其間不過行其所不得不行

使舍此而別有可以挽回幹旋相安於無事則聖人亦無樂乎爲此破格勗起者而不與夫婦同愚鳶魚同適也蓋天下事大利大害所係有不關一身而關一世有不關一世而關千萬世者聖人必任爲己責焉其形未成其禍未起而幾之先動惟聖人能見之見之則必力爲之圖至於消弭而後已而或者時有所違勢有所格而不及制迨其形旣成其禍旣起則聖人不得不起而力勝之天下於是乎駭聖人之用而安於其成功而不疑聖人之用於是乎益見真大而吾以歸之乎其權夫

聖人之於權猶履之忘乎足帶之忘乎腰也無乎用無乎不用視聽食息非權不靈語默作止非權不運隱微幽獨非權不神喜怒哀樂非權不發人倫物則非權不載斟酌損益非權不行固無適非權亦無息非權無所不用而其爲用也大矣學者狃於見聞而不察第舉一二大事出於尋常轍迹之外者則曰此權也權也是知其有用之用而不知無用之用也是知有用有不用之爲權而不知無用無不用之爲權也然則聖人者孰主張是孰推移是孰居無事而旋運是子輿氏之言曰執

會真堂集 卷三
中無權猶之執一權與中有二乎哉萬物本陰陽陰陽
本太極統體太極者權之所以合各具太極者權之所
以分聖人總其合而析其分故心之妙藏無端而措不
竭究聖人之大用者必識其全體而後可

策

對策

顧臣愚陋曷足以知當世之務雖然陛下此舉將採而
行之非虛循故事已也蘇軾有言君以名求之臣以實
應之矧今陛下以實求之臣伏蓬藿志願輸忠其所懷
來久矣敢不披瀝以對臣聞君一天也天之體清虛浩
蕩玄穆不測然必有日月星辰風雨雷露四時之職五
行之吏爲之司其令宣其氣而後歲功以週品物以遂
赫然而成無窮之大化君之體端冕垂裳高拱無爲然

必有心膂手足庶司百府承流之臣奔走之佐爲之効其忠殫其力而後五辰時撫衆度咸貞熙然而奏邳隆之上理乾坤泰則陰陽和而品彙順成上下交則德業成而治功熙洽是必志同道合無小人以廁乎其間爲之排擠爲之梗塞斯君子得以行其道盡其用而國家收協贊之益尤必激濁揚清無僞品以溷乎其列爲之夤緣爲之附和斯賢才得以清其途一其趨而朝廷集衆正之休故夫唐虞之時禹臯稷契夷益夔龍相與亮天工熙帝載而百僚師濟罔非常吉儉壬無所容矣而

流其工放驩兜尤夏夏乎巧令孔壬之是畏爰及有夏啓纘帝服任用伯益仲康肇位錫命胤侯而有扈之討義和之征不可貸焉至於殷邦太甲守成獨倚阿衡高宗中興寵任傳說而寵利之戒惡德之訓尤兢兢焉至於成周以十亂開治成鳧鷖旣醉之風而立政一書諄諄於勿用儉人勿以小人與唐虞夏商罔或間焉此其故何也君天下者兵農禮樂紀綱法度無一不寄於百僚大臣之手寄之而得則治寄之而失則亂是不可不慎所寄也爲所寄者皆正人則自能同寅而共濟一不

察而以匪人與焉則必且引類以僨庸故澄汰之用不可不嚴而旌別之方不容不密也惟舉直錯枉而不仁之徒既遠斯崇功廣業而叢脞之患悉消人存政舉足食足兵其所由來者遠矣恭惟我太祖高皇帝肇造區夏以恢混一之助營精太平以垂萬禩之業而於任人一事必惓惓焉於廷臣則諭以元首股肱之義於外臣則諭以親視君家視國子視民之義煌煌聖謨交警之思屢省之旨莫切於此矣是以當時賢智僉竭其慮文武悉殫其能吏治民安而釀成一道遵路之盛儲盈

伍實而潛消人妖天變之萌業侔勲華世躋熙皞豈偶然耶陛下踐祚以來勵精圖治而殷憂常切於綢繆純心用賢而一念尤先於知恤一有微能則隨材以授任而銓序得器使之宜一有微勞則因功以懋賞而賚予極寵綏之厚委任之專也堅如金石而讒間不能攜其情責成之篤也假之便宜而進退得以行其志至於恩禮之優渥益乎如陽春之煦育而萬品咸被其光華德意之交孚藹然如父子之親切而羣工樂有所怙恃真可謂推心置腹而相待一體者矣凡茲臣庶皆宜以陛

下之心爲心而尚有不盡然者其在卿士僚佐豈無分猷宣力以建保邦之策者乎而徒美觀聽罔有實績者未盡無也其在侍從臺諫豈無論思啓沃以効助濟之策者乎而徒工詞說罔底實用者未盡無也其在百司庶府豈無勇於任事亮采惠疇者乎而徒張虛聲未見特立之節者容有之也其在藩臬守令豈無旬宣惠和保安黎庶者乎而違道干譽本無一體之心者容有之也致身之義孰不習聞於筮仕之初而要其終也鮮克盡瘁於蹇蹇慎獨之訓孰不佩服於幼學之始而究其

實也率多飾行於昭昭由是釀爲闕茸而政績以隳浸成誕慢而國紀以裂則今日所當亟圖者誠無逾於用人已程頤曰聖人以求任輔相爲先歐陽脩曰君之聖者以辨君子與小人臣愚以爲防小人者嚴而後任君子切夫小人之情狀最不易悉矣李德裕之言曰正人如松柏邪人如蒿蘿朱元晦之言曰剛明者君子柔暗者小人然大要不過趨利避害去其所惡而求其所喜而其爲術也尤掩之而不甚露故利之來或遜且謝之害之至或以爲所分且蹈之蓋辭之不力則得之不固

受之不力則去之不決及利害至於必不可已則亟夫
與取之恐後也方其有所掩而爲之也其必不可掩者
已躍然於甘言悅色之間卽此窮之而小人之情豈能
復有所遁乎得其情則亟去之去之不亟或爲他巧所
中而未免優容以釀禍惟見之必去去之必遠而邪人
竄伏衆正盈庭以光明正大之氣監經天緯地之猷何
治不成何功不奏以建保邦之策則桑土牖戶罔不葺
也以矢動濟之謀則啓心沃心罔不竭也以任事權之
委托則幹旋操縱罔不副也以効藩宣之職業則宣化

承流罔不達也兵農禮樂各慎乃司綱紀法度各恭乃
職量其緩急而先後布之酌其輕重而始終以之治天
下如一家治萬民如一身治萬幾如一事無遠不屆無
微不至無幽不燭因循之習可破積弛之弊可起中興
之烈可期臣所謂人存政舉者此也今政之最急又孰
如兵與餉夫三代之法兵農爲一漢晁錯獻議募民實
邊而其時乃更有直直之爲言餉也唐制府兵有兵農
合一之遺意焉自後變爲廣卒農出粟養兵兵出力衛
民餉饋雖足從此騷然當時李泌陸贄欲挽至府兵而

卒莫能也宋之制有三衙四廂諸司總管而蘇軾謂兵農相易之兩便總差役顧役之兩便卽聖人莫能易也國家兵制京營邊衛戎籍不下二百萬度支歲入不下四百萬按籍稽兵按兵給餉未嘗苦不足也自寇盜猖獗黔蜀披靡至於破軍蹙地而徵兵調餉迄無寧歲以言乎兵不啻乳臭虞人之不可恃也以言乎餉不啻塵飯塗羹之不可用也臣愚以爲兵不期多期於當用餉不期省期於覈實今夫京營之兵精銳者私役於權門老憊者備數於行伍春秋常操按籍具在然而射不能

穿魯縞力不能勝匹雛雞鳴而駕未日中而罷如傀儡之登壇類角羝之劇戲卒有非常安所用之今衛所寨遊之兵亦皆柔脆嬾胸不暗技擊不知敵愾無親上死長之心有執戟糜廩之費有兵之名無兵之實是以空兵而蠹實餉也議餉者爭言屯田屯政之利自古記之如充國之金城棗祗之許下杜預之襄陽□□□□何承矩之河北國初之屯口口永樂之屯寧夏非不足以裕軍儲省輸輓迨抽屯補伍之害興攘奪凌夷之漸起而屯政已廢今卽復議脩舉而涸轍之鮒其能待西

江之激以爲活耶或欲取益於官租之地籍沒之產寺
宇之田而涓滴無補於漏卮林木難給乎野火大抵餉
之與兵其病轉相循則其藥亦互相劑爲足兵計莫若
大加搜閱汰其老弱大募驍勇以實缺伍且本土壯士
宜自可用昔漢擊匈奴用六郡良家子蓋其熟知險易
力衛桑梓比之他方所調發一可當百今就邊方衛所
簡閱子弟驍健者籍之爲兵加以訓練淬以忠勇聚則
成隊散則歸農此足兵之一術也爲清餉計莫若嚴考
成稽冒濫夫內地所輸無非民間膏血而侵漁於猾胥

之囊乾沒於貪帥之篋致令兵不夙飽庚癸是呼必其
入也嚴於考成而省直解納之數無或隱淆其出也防
其冒濫而分給頒恤之間細爲綜覈不至泛出泛入蕩
然無所隄防而焦然莫必終日此清餉之一法也總之
練一兵卽得一兵之用故一精兵足敵冗兵五而兵自
強餉一兵卽有一兵之實故一實餉足省虛餉五而餉
自給兵食兩足道莫先此抑臣猶有芻蕘之獻焉陛下
任人圖治日以實政望臣工矣而誕慢成習誠有如睿
慮所及者故設官置吏各有司存而越職以逞者貽代

庖之譏有所越於職之外必不精於職之內矣則按職而責之事隨事而稽之功使春官不得叅冬署兵司不得分刑曹今日所當亟圖者也耻言過行古有明訓而競靡以炫者招利口之羞有所逞於外之靡必不深於中之抱矣則因言而覈之實考實而責之效使捷巧不得與渾樸齊聲悃悞不至與輕浮共譽又今日所當速返者也巡行者寄朝廷之耳目以激濁揚清者也而吏習尚偷即使者分途無以盡易其習爲今之計惟是廣咨諏嚴殿最必如張詠之在益州黃霸之在潁川斯上

薦剡焉而吏可勸矣教化者齊士民之心術以維風振俗者也而士風尚詭卽申令宣化無以盡變其風爲今之計惟是廣勵學宮獨重經術必如陽城之在國學胡瑗之在鄉學斯畀重寄焉而士可風矣四夷之內訌東支西吾非不詰戎兵也而撻伐未張者則守圭執袴之胄子無折衝禦侮之畧召募挽強之粗才暗張弛奇正之機兵費其養國不得其用何不嚴遴選之條廣任用之途乎昔晁錯因漢制之襲於安富而匈奴之數困中國也欲以利器練卒知兵擇將之四要握其機以勁弩

長戟短兵輕車步鬪之五技逞其長杜牧因唐制之變
爲曠騎而國勢之漸成騎弱也置十六衛以明初制之
善而致慨於變法之難欲置府立衛以復祖宗之舊而
潛杜夫叛篡之禍范仲淹司馬光因宋制之溺於文爲
議論而西北之交爲我齟齬也請與大臣講武略舉忠
諫任遠務以壯長勝之威請選勇果於材官習戰鬪於
平日以盡治兵之實此皆老成謀國深長策事而真知
保邦必本經武熙洽不貴消兵也至若探本窮源則又
有如韓琦所稱治內必先而後安邊捍盜之效可冀三
弊務去而後無將無兵之失可挽乃其所謂治內去弊
亦不過曰紀綱之當立也忠佞之當分也浮費之當節
橫賜之當罷也逸遊之當省也奢靡之當禁也干請之
當絕也僥倖之當抑也號令之當謹也賞罰之當明也
功實之當責也伏惟陛下採而擇焉

其實之當責也其對對不科而對焉

當錄也對對之當味也錄今之當蠶也貴賤之當明也

對顯之當錄也對對之當省也奢糶之當禁也干請之

亦不或曰錄顯之當立也忠奸之當分也崇費之當省

崇費之所由無其夫何辨以其禍請台內去樂

餘廉堂集卷四目錄

疏

聽言用人疏

火計疏

糾儀疏

節銀兩疏

弭災疏

遵旨指奏疏

請旨放行疏

劾輔臣疏

覆劾輔臣疏

三劾輔臣疏

四劾輔臣疏

餘廉堂集卷四目錄終

餘廉堂集卷四

金壇吳履中暄山父著

栢鄉魏喬訥辨若 同邑後學李 喬訂

真定梁清標玉立 社

門人 栢鄉魏喬介崑林 較 男 初輯

寧晉王元晉雪麓 祐

疏 崇禎四年

今期聽言用人疏

臣筮仕行人馳驅五載此聖恩叨被拔置臺班感奮之

誠盟諸幽獨荀報稱有地毛髮腎腸無敢自愛已謹以
冷眼灼見熱腔熱籌素鬱積於中者披瀝 皇上之前
惟冀聖度咸茹設誠而致行焉臣竊見 皇上初政明
目達聰廣闢言路數對平臺勤省章奏卽唐虞吁咈都
俞湯文旁求日昃不是過矣乃實求僞應簧鼓雜售一
經斥訶遂成箝口批鱗折檻之風邈不復見人不曰言
者自取而以爲 皇上厭薄致然良可嘆息夫言官以
言爲職猶諸曹以所司爲職也 皇上不能使臣下無
鬱心之言稍觸忌諱相率爲戒亦何貴有此溺職之臣

容容默默持祿希榮以遂其私而已乎臣以爲人之進
言有借公議以樹私人殄善行者言似正大而意實曖
昧勿聽可也有徒逞臆見捃摭縟詞而不顧其當行當
止之實爲非爲是之真者言雖文而肯綮無當勿聽可
也有 聖情偶拂則縮舌吞聲天心乍回輒搖唇鼓吻
言雖甘而非有爭執之確見補袞之實心勿聽可也若
夫忠君愛國之忱憂世嫉邪之志齋戒以進情見乎辭
或婉轉而諷諭或痛切而愷直慎不可以意見或忤屏
斥勿庸伊尹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汝

志必求諸非道此古今聽言之準繩 皇上所宜奉爲
師訓者也臣又伏見 皇上宵旰勿遑求治甚急三年
以來覈實而實未奏課功而功未成民生日蹙國事日
紛其故何也以 皇上所急在肢節皮貌之間非根宗
血脉之地也君天下者有大體要有真精神有實作用
所謂大體要者主敬好仁剛健中正臨下簡御衆寬獨
觀化原豐蔀畢照而已所謂真精神者大臣敬之羣臣
體焉莊不以貌洽不以文 皇上試遡觀往古聖君哲
后所以興起盛業締造艱難者果一手一足之烈乎抑

英賢夾輔之力也果左右近習之爲乎抑官師百僚之
助也上下交則德業成庶官奮則治功起 皇上於臣
下必精神貫而後督責可行也所謂實作用者有善惡
因以有是非而功罪判焉賞罰行焉勸懲出焉此王者
之操柄勵世之機權也而其用要之明與當明且當則
賞一而勸百罰一而懲百不明且當則欲勸而反以阻
欲懲而反以激弊且不可勝言要惟不蔽於近而後能
明惟不與以已而後能當 皇上所宜憬然深省廓然
不滯者也以言乎用才 皇上則真善用才而宜得才

之用者已或徒步而擁旌旄或經生而建旗鼓或武夫而總經畧此皆破格創起爲諸人非常特達之遇諸人能一死以報可謂不負知遇然不能殲敵國而奏膚功非 皇上所望於諸臣者豈天下之才僅若是用而無其効耶用未當其才才未當其用耳寧可懲噎廢食遂灰用人之志哉廣求異材旁搜豪傑誠今日之急務而老成練達隨試輒効爲通國所共推如總督貴州等處軍務朱燮元其人者在蜀而蜀賴以全至黔而黔藉以定此其濟變之才匡時之畧最彰明較著已黔卽多事

尚宜召還京師以重根本況黔事將結何不促令星夜來京酌定而重用之乎以言乎決勝 皇上以樞輔轄關門以馬世龍與樞輔聲氣聯合總理薊鎮動無掣肘且出之囹圄之中加之諸將之上以爲世龍感恩思奮必有以報我 皇上矣爲世龍者度賊可圖則當奮不顧身爲諸將倡爲士卒先卽戰死沙場有餘榮矣果見賊未可圖則當嘗膽臥薪礪兵秣馬與士卒同甘苦作其敵愾之氣鼓其忠義之心誓不與賊俱生聯屬諸將伺隙而動期得一當柰何托名持重觀望不前以數百

金買妓淫酗無度縱兵搶掠荼毒生靈致民心怨怒謂官兵之害更甚于敵此豈有人心者哉聞遵永百姓爲敵所劫咸思自効足藉爲用且此時敵玩我旣久圖我稍懈機有可乘馬世龍復陰結尤世祿以和之一字惰三軍之氣灰諸將之心獨楊肇基以四百騎往來諸軍誓約進勦肇基受任與世龍孰重其受恩與世龍孰深乃踴躍發憤若此而世龍漠然不應臣所不解臣謂此時不急圖進勦則必不能成功此時不能成功後將至于大壞而不可收拾馬世龍之總理一日不去則進勦

一日不能行而成功必不能得大壞而不可收拾者必不能免 皇上將護惜一世龍而不爲宗社生靈計耶

如謂處世龍則樞輔不能安此非知樞輔者也世龍負朝廷又何有于樞輔樞輔報國之心必因世龍而轉烈矣如謂世龍與敵通和有迫脅 朝廷之意激則生

變恐反爲敵用此又大謬不然者令世龍而敢于背

朝廷將出于白養粹賈維鑰之所爲卽不在今日安知其不于異日今日且不能制其死命倘異日敵勢壓境倉猝震撼之際復孰得而制之今通昌涿州天津等處

俱設重臣宿重兵團練固守以壯聲援衛京師亦足以
逆折其邪萌矣況楊肇基宋偉金日觀等復足以扼之
若憚而不爲則 朝廷之威令有所不行其何以服諸
將而懾三軍也伏乞 皇上念臣忠義所發不勝激烈
不識忌諱俯賜優容省覽採擇立見施行則臣抱一酬
忠謨盡奮凡以佐高深而資安攘者將悉自効于 聖
明之世國祚民生嘉賴之矣

大計疏

崇禎三年

臣行役有年奉差所至輒博採輿論頗悉民窮根繇大

率無廉吏則無富民此民窮之根也無嚴撫按則無廉
有司此尤根之根也竊見在外之殿最羣有司者不過
據冊報爲定案而撫按取之司道司道取之刑廳似以
刑廳爲採訪逼真矣孰知法網久疎刑廳先爲弊府賢
者固虛公無欲留心吏治以有司之真事蹟上而不肖
者且以軒輊在我居之爲奇承奉者先淡漠者後甚或
以意見爲喜怒以好惡爲是非久矣賢否之不得其平
而欲爲美官者安得復精神及百姓也揆厥所繇則以
撫按祇循格套偏信刑廳清濁溷置至今悃悞之士灰

心奸貪之徒得志浚削深而民生蹙病實坐此今歲屬
當大計不乘此洗刷一番錮疾勢不可復破臣竊爲撫
按規者有四懇乞 天語預勅焉一曰勤諮詢以用真
見州縣官之賢否最莫掩于道路之口問其徵收之有
耗無耗詞訟之有罰無罰其所屬之權貴有無得恣寬
枉有無得伸而本官私衙門有無嚴謹官評卽已較然
可得置此不問而一憑空冊卽質之報冊若刑廳得實
不誣品槩據此以定不然而白簡從事勿謂耳目之官
可恕也一曰屏囑托以持公道有司平日順承鄉紳者

每遇撫按舉劾輒有合屬公書薦托撫按恐忤鄉紳亦
定以舉薦前列了此情面此徑不杜則豪門日橫窮簷
日屈矣夫有司爲鄉紳役已可鄙撫按何官不爲 朝
廷用而爲鄉紳用也一曰嚴薦額以備錄用三年一計
典何其重惟是俸已及期將藉以擔當大事而有識力
有才守卓然自監者膺薦宜耳苟碌碌無奇庸庸尸素
之流亦登薦剡將薦揚僅爲上官市恩之地耶臣謂賢
才不可多得薦舉一味從寬殊非激揚清濁之意其爲
循例二字所誤宜痛革也一曰杜交際以省動支每見

撫按不時票行州縣取銀若干以充饋送不但項下公費而且曰堪動銀兩夫上司取下屬下屬誰敢不應下屬供上司之取則又不得不轉取之百姓矣是上司取百姓直以下屬爲假手其于百姓病乎不病乎有司卽欲清操自好一介不取能乎不能乎所當力爲湔除有清風則有勁節臣請爲今日撫按勸也以上四者臣非有過求於撫按以撫按操國計民生之總而所藉以分國計民生之任者惟此地方州縣官倘賢否不覈舉刺失真卽皇上念念欲加惠窮民而膏從外屯意亦中鬱及此計典伊邇而大加懲創以破積習俾撫按自嚴以風勵廉耻而取諸下者寡則有司不得不去貪以求免褫斥而留于民者多裕民足國在此一舉且材品之真贗不淆則黜陟之大典攸當登衆正以起事功其於治平之助匪淺鮮矣

糾儀疏

崇禎三年

臣等於午門外侍班糾儀有押解活俘遊擊梁邦弼都司何鳴世楊振千總樊民雲到京補乞酒飯謝恩行禮各官臨期不到事屬違悞相應糾舉抑臣更有說焉

守衛官軍所以防禁地而肅儀衛者臣往時入朝見長安承天端門等門內外俱擺列多員傳呼詰察近日解嚴遂成偷玩臣早入西長安門猶有數人進而承天端門杳然絕跡不知何在迨竣事而出則併西長安門亦闐無人矣竊見皇上將勲戚諸臣分地緝奸者准暫撤回仍勅城捕坊官嚴行稽察安不忘危聖慮深遠而禁門重地疎玩若此倘有不虞罪譴何及且臣等入朝向俱從右門直入今承天門繇左而端門繇右縱橫御路似非所宜爲此紆曲得無謂或有不測猶易加防

禦乎臣恐防禦無人紆途不足以戢奸暴何如申飭官軍嚴整警備俾朝參諸臣猶得直道而行也事關儀衛故因糾儀而併及之

節省銀兩疏

崇禎三年

臣於五月二十日奉堂劄巡視蘆溝橋卽於本月二十二日到任接管敵警以後居民未免流移商賈更多竄徙物力消耗貿易鮮少臣循例每月逢二七日入署戒諭官吏清查隱漏復申飭毋得生事苛索於以招徠流散甦息困窮蓋有見於竹頭木屑之利其裨于國計者

小而搜索苛求之方其妨於民生者大故寧寬母刻以仰沛皇仁於職掌所及惟是軍需告匱仰屋興嗟矢志急公髮膚何愛雖涓滴之潤無益于江河而不令其耗蠹虛糜則亦皆有用之脂膏也諸凡一切公費支銷槩行蠲汰多方節裁除照常報部外餘銀二百二十六兩零五分五絲恭進充餉伏乞勅下該部照數驗收不勝惶悚待命之至

弭災疏

崇禎三年

九月二十五日雷雹大作人情驚恐記曰仲秋之月雷

乃收聲雷二月出地八月入地是八月已不宜雷矣今九月杪而雷大震且繼以雹豈不謂非常之變哉夫陰陽相薄而爲雷此天之怒也陰陽相脅而爲雹此氣之沴也天有非時之怒而沴氣應之豈無因致然必人事失於下斯天變動於上未有有其象而無其應者伏覩皇上勵精求治天心寵畀而嚮順之有明徵矣卽祈雨一事詔旨方下甘澍隨淋捷如影響皇上一念之動上通于天宜乎時時嚮順景星見而慶雲集忽然震怒非常臣所莫解旣而循省近日一二大政

似奉行未必皆實而擬議不免失真妄意天譴繇是敢
祈 皇上加意振勵虛中轉旋以爲消弭之一助蓋近
日者曾禁餽遺杜情囑矣而未絕其源流終難遏今試
執銓司而問之曰旣無餽遺旣無情囑則何以咨俸在
前應轉者不得轉咨俸在後未應遽轉者輒先轉乎又
何以考定在前閱三四年而不得選考定在後曾不逾
時而輒選乎彼必無以置對矣臣以爲餽囑有立取之
効則直禁之而更巧於曲投餽囑爲無益之舉卽明招
之而自底於陰絕莫若勅令吏部每於季首將內外各

官咨俸及期者總造簡明一冊先呈御覽隨刊布各衙
門異日或越次而推 皇上可按冊重懲言官得據冊
糾劾若科貢事例三考等職亦須以到部日期取錄名
次納銀先後列爲一定之序一倣前法行之則餽囑之
問不禁自戢而旁趨旣息正行必謹勿論在內在外職
要職詳皆以其精神用之實事而治功從此起矣此用
人爲安危治亂之源未必非 天心所震動以待 皇
上振飭者也近日者議兵餉議加派矣 皇上倦倦于
開節大計以賦加民困爲念真經國之深慮愛民之至

仁也卽向來急催科嚴叅罰開事例裁額欸皆不得已而爲之臣下遂以其心力全用于此百姓遂以 皇上所急專在乎此而德意幾不見于天下矣國家歲入計一千四百六十餘萬而遼餉五百萬不與焉捐助罰贖事例等項鹽課稅額所增復不下數百萬而尚憂不足則安能于天下之外再得一天下之物力以取其盈乎臣謂財之生數至此已極自有遼事以來取諸民者已溢于制而魏忠賢搜括之術復無所不至以至今日真皮骨俱盡之時不惟加派不可行而催科更當緩不惟

開之苦於無術而節之尤病其失經如青衿優免歲不過十數銖然培養士氣賴此一綫而併去之何以爲勸士之藉皂快工食猶官之有祿乃以養廉而併裁之彼安能裹糧奉公而不至橫噬百姓也凡爲此者皆權宜苟且之計非盛世所宜有臣觀此時非中國得志之秋雖衛霍將兵未能窮追遠討以倖成功但宜爲固守計蓄積糧草訓練士卒伺察敵情嚴烽火整器械謹斥堠以備之兵精則不必務多餉省則不憂財匱昔勾踐之沼吳也曰十年生聚十年教訓 皇上春秋鼎盛如日

方升長駕遠馭久道成治何必計旦夕之功竭天下之力以事一隅萬一民窮財盡外患未寧內盜蜂起何以處之莫若甦息民困固結民心以爲久安長治之圖進取恢復之本此兵事民生有強弱枯榮之勢未必非天心所軫結以冀 皇上憬醒者也近日者復朝審獄囚矣今日之獄囚非尋常比駢首稿項率皆公卿大臣淮南子曰庶女叫天而雷下擊景公臺損漢書載建和二年六月乙卯雷震憲陵寢屋是梁太后聽兄冀枉誅喬也用刑一失其中則邪氣積蓄陰陽繆齧妖孽滋興不

可不慎古者人君不親刑獄而率付之理官書所謂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蓋恐喜怒有所輕重於其間以致刑失其中也向者 皇上見人情玩弛日甚積習難破大加懲艾嘉與更始誠救寬以嚴而化枉爲直之妙用乃法司所上獄狀一奉嚴旨不敢執奏改輕從重輒經屢更 皇上益以法官所擬原未蔽罪若留餘地以俟駁勘遂致堅於從重而訊鞫之際又多有所觀望以希合聖意不能無枉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聖人好生之本心如懸也 皇上敬天勤

民同符堯舜臣下奉法無狀平反失宜上千天譴所當
矜疑解網以施法外之仁此則刑罰爲生死斷續之關
未必非天心所憫惻而示 皇上以儆懼者也洺水儆
予六事自責臣望 皇上以舜湯之心爲心務有以弭
災患而興治平也洪惟 皇上之心與天無間多緣羣
下失職所致併乞勅下大小臣工痛加修省勉圖實政
以答仁愛之天心以振安攘之大業臣不勝激切悚惶
懇祈待命之至

遵旨指奏疏

崇禎三年

九月二十五日遇有雷雹之變二十六日臣以天變示
儆具題二十九日奉旨直糾臣以狂瞽之言干竇清聽
伏荷聖度淵浩鑒臣愚忠俯賜採納臣何幸躬逢堯舜
之主披肝瀝膽以竭一得而無諱哉感激聖明不勝雀
躍不勝冰凜恭奉明白指奏之旨敢不補牘以申前說
臣查戶工等部郎中六年陞參議四年至五年陞知府
舉人五年以上陞知府乃如楊應震以舉人俸未滿五
年陞知府而崔源之以甲榜六年外俸止陞知府兵部
俸五年四月至六年陞參議乃如竇紹仁俸未滿四年

陞叅議而劉泓俸六年外尚未見推又如禮部張讚史高胤黃綱俸俱在翁鴻業之後張讚已轉郎中史高胤黃綱俱轉員外而翁鴻業則猶然主事臣所謂咨俸在前應轉未轉而在後先轉者此類是也加納府判有旨改革已久而八月復以准貢蘇民牧選鳳翔府通判陳以志以恩貢於天啓六年考定通判點卯五年而尚未選又如劉挺實歷三考于萬曆四十六年在部點卯十三年屢序第一而不得選高淳縣典史楊君仁既非實歷上卯未久而遂選去臣所謂在前未選而在後輒選

者此類是也若既無餽遺又無情囑一秉虛公則何不槩循俸序而顛倒錯亂乃至是耶且餽遺之禁已不啻三令五申尚有千金營幹如郭茂陳一事臣所謂直禁之而更巧于曲投者此類是也太底流出于源誠未見源之既塞而流終不止弊生於法然安可謂弊之必生而先爲不善之法以待之乎夫餽與囑其流弊也而皆源于陞選之法有未善竊謂未應陞選者可以餽囑而得人始競于餽囑耳若餽囑行而陞選必不可得其又誰爲餽囑乎既應陞選者可以無餽囑而不得人必爭

爲餽囑矣若餽囑不行而陞選卒無不得人又何樂而必行其餽囑也況祖宗立法原自無敝正慮內外各官有巧拙恬躁之相凌競故設爲一定之法以繩約之諸凡陞選一以俸序爲主巧而躁者無所騁其長拙而恬者不致阨于短故人之精神無亂營爭奮于職業修舉操守完粹期免黜罰以俟陞選之期旣而先後遲速之間皆得施其抑揚頓挫之術人遂以賄賂爲實際奔兢爲工夫職業隳曠廉耻喪壞事功人品愈趨而下矣是法壞而弊生非法行而弊出也今欲已弊無如飭法窒

其源而流自不溢此整頓一世之大機要也臣所云每于季首將內外各官咨俸及期者造簡明一冊先呈

御覽隨刊布各衙門俾

皇上得按冊而繩言官得據

冊而劾銓司卽欲意爲倒置將不可得而餽之囑之復何爲乎惟是雜僚一途曾有款項多端不必冊呈御覽之旨而尤飭以行同論考考同論序此卽畫一之法所當恪爲遵守者也前考銓除未盡後考復續乃至積薪莫若倣制科之法行之卽不拘定三年但必一考選完然後再考則不至有壅滯而得免于河清之俟矣雜

職雖不在要地然其于民最近貪廉之分關係小民利害匪細此輩率無廉吏豈官之累人哉臣謂此輩非不欲爲廉實不能爲廉也加納之例旣增經營之費更倍至于罄家貲揭京債爰有方履任而索逋已至其門者卽欲砥礪自好勢不可得故欲人爲廉官必令其有得爲廉官之地而不肖者無所藉口惟選法清則賄賂絕一命之吏食其常餼舉得畢力奉公其廉幹過人者復不限其進陟之路以鼓舞之如是而人心不洗滌事功不振起世道不興隆未之有矣

請旨放行疏

崇禎四年

皇上不以臣爲不肖差按貴州受命之後朝夕飲水求所以綏靖一方澄清吏治者不遺餘力周謀諮度頗有紀緒然而遠在天末見聞未必皆真矢諸寸心報稱幸自有地不敢掇拾套語漫托條陳俟身履其境總持黔事而細按之凡臣職所當爲勢所得爲力所能爲無不殫精從事不敢有一言粉飾不敢有一事苟且不敢有一念瞻徇其有事闕廟筭柄不獨持者請命施行臣陛辭在卽謹照近日諸臣請旨驗放伏乞勅下該門

臣不勝激切懇祈待命之至

劾輔臣疏

崇禎八年

竊惟自古君天下者或以荒淫暴虐而天下不治或以聚歛嬖寵而天下不治或以柔懦昏庸而天下不治苟爲不然卽中主守成法猶不難坐享太平未有英明之君宵衣旰食竟不能成治功者況我皇上聰明天縱睿智性成而復殫精學古銳意幾康事天則致其敬事神則致其誠愛民則致其仁聲色無所近貨財無所營嬉遊無所涉真所稱堯舜之君也豈特英明遠邁中

主哉乃

御極以來邊疆則幾經蹂躪寇賊則幾經縱

橫薊門宣大秦晉閩粵楚蜀青豫之間舉非寧宇不知

屠戮幾十百萬生靈室廬煨燼田野荒蕪子女流散者

不可勝數幾成一離亂之世界黯慘之乾坤以皇上

之爲君則治世所罕見以皇上之天下則去亂世不

遠矣從未有天下不治而其君得稱爲聖明者皇上

誠聖明必能使天下大治而胡爲其未然也此其故可

思也臣荷皇上生成之恩思所以立致太平俾天下

後世頌聖明于無疆夙夜圖維得其所以敬竭愚忠

不敢隱諱惟 皇上垂察焉緬維古昔神聖君臨能使
天地清寧民物安阜天災不行草木咸若非有奇智異
能要惟建中和之極以立天下之本以達天下之道而
陰陽搏激之氣消化于無端已耳夫陽主動陰主靜光
明者爲陽幽暗者爲陰中國也君子也官師也庶民也
皆陽之屬欲其動而明者也蠻夷也小人也闔寺也盜
賊也皆陰之屬宜其靜而幽者也此陰陽之本然順之
則治逆之則亂必君心爲主宰若太極然陰陽動靜無
所乖戾乃可以成太和之世奏綦隆之理一不慎而使

小人得以勝君子闔寺得以制官師則蠻夷之侵中國
盜賊之殘庶民氣機之相連理勢所必至故欲撥亂以
返治必思扶陽而抑陰臣得盡言之而無諱可乎臯陶
曰在知人在安民明乎義安天下不過知人善任而帝
王之能事畢矣舜無爲而天下治武垂拱而天下治得
此道也 皇上而欲知人豈必舉百官有司人人而鑑
別之衡量之所當知者數人而已絲綸之地手撰 天
言職司調燮握陰陽消長之機則閣臣不可不知也統
均之地甄叙流品進退人才操賢否低昂之柄則銓臣

不可不知也風紀之地秉持國法察核臺員提吏治清濁之衡則憲臣不可不知也知斯三者其不可以小人任豈待言哉且亦未易以君子任也人必備四時之氣而後全苟名爲君子而意見或偏愛憎獨徇未免護贗質而阨真才必虛公無倚知有朝廷而不知有門戶者任之方能使君子之精神不役之於持局而實用以脩業樹功兼能使小人之才力不逞之以擊噬而悉效於奉公盡職水火不立搏激無端清平之象先在廟堂宇內治功不隆隆起者無是理矣今日之銓憲受事未

久所以副 皇上特達之知者臣未悉其何如閣臣如溫體仁深峭拘厲未肯甘心爲小人者特嚮年以枚卜不與不勝忿恚抗疏極詆同朝胸中冰炭從此不化力圖大拜不得不休真有無所不至者無何而竟得之矣不繇廷推 旨從中出 皇上試一思之形諸夢中而帝賚之耶卜諸金甌而神告之耶倘或不然則日至之譽言未必無而暗中之線索不可問則已爲曖昧之小人迨居揆席不能公忠體國以報 皇上乃益堅冰炭之慝而陰行媚嫉之私其素所憎惡未嘗一刻能遣諸

胸臆特攝於 皇上之威明而不得放手大做之爲快
此其心不可對衾影豈可對 君父則又爲懷姦之小
人卽欲以君子自命胡可得矣儉人得志賢士無光攻
之者敗觸之者危水火之患日深搏激之風日甚 皇
上明如日月而此一點陰稜摩盪不散遂以干天地之
和召災沴之祟寇盜凶荒相繼而至 皇上爲體仁所
悞不小矣而又有共濟其惡甘心爲小人如王應熊者
不自歛藏直陳本相自認爲涇涇小人真無忌憚之小
人矣無忌憚之小人足以亂天下卽涇涇之小人豈能

佐 皇上治天下者而廁於揆席之列何哉天下大器
治天下大道非可僅以法制馭之也 皇上見臣下習
爲欺蔽遂用內臣以鈐制之夫臣子不能精白盡忠致
皇上爲此舉可耻孰甚尙嘒嘒焉謂內臣不當用宜其
百瀆而百不蒙允矣然 皇上此舉終非計之得也使
外臣果皆不肖安知其不惟內臣之意旨是徇反借以
行其欺蔽者而謂內臣能鈐制之乎其所鈐制不過氣
節自負守正不阿之人耳且內之不可出猶外之不可
入也 皇上防外臣之欺蔽不思所以冶化而潛移之

祇以內臣相監攝倘臣等在外不能禁有司之欺蔽遣家童分布以相伺察豈不玷官箴而壞法紀哉臣竊意皇上之用內臣必真見其可用而用之耳彼其機穎捷給小心曲謹若遠過外臣此政其能爲姦而不可諶者也 皇上何如主而敢有纖瑕微隙以自露其破綻於皇上之前一旦事權在握 天顏稍遠本來面目自然畢露近日庇護激變扶同欺罔之狀漸已不能逃於皇上之睿照矣蓋內臣一出必攜帶多人豈有賢良方正鬚眉丈夫相與共事其司奏記者非黜革之劣生則

代書之奸猾其效奔走者非退役之衙蠹則市井之覓渠如鬼如蜮如狼如虎之徒經一處則一處焦殘居一方則一方荼毒所過驛遞除長馬百疋外尚有用驛馬八十餘匹者苛索酷刑驛卒股慄叩頭哀籲呼千歲以求苟免如此行徑 皇上何從見之其優通文學者章奏或能裁閱而目不識丁者借他人喉舌作自己敷陳一任顛倒播弄了不解其文義則此中奸弊又胡可殫述也臣筮仕行人齎詔至榆關見將官專以打點鑽營爲事自關內以至宮府有報必傳無事不曉關以外事

則漠然置之臣詫而問當事者曰此將官之衣鉢也嚮者內外隔絕猶未嘗無交通營結之弊今則共事一方結納爲便因此達彼則皇上左右耳目之人皆其資緣所得到其實愈廣其費愈多養兵買馬之錢糧祇足供其結託與援用之如是而兵安得不疲將惡能有用夫姦邪陰心也兵陰象也內臣陰人也陰氣凝互陽光不開人心憤鬱世道晦屯爲害不可勝言矣臣賦性朴拙不善翹人之過故於體仁應熊雖未必無可指摘之事然止其一身一家縱或敗名喪簡無關治亂之數何

足以汙白簡惟是一念之偏釀成一世之禍所謂涓流而江河星火而燎原者兼以內員與政傾煽中外堯舜在上而天下竟不得治平職是故哉皇上試齋心靜處恭默深思何以聖明如此求治如此而天下之不治如此若別有他故於臣所言無當臣甘受妄言之罪倘或臣言非謬伏望皇上蚤奮乾斷去其害治者而求其爲能致治者廣咨忱恂必得四虛無倚公忠體國之真君子而推誠任用令偏見之君子無局可護負才之小人亦有地可展皇上爲元首腹心羣下爲股肱耳

目賢者居位能者任職于以成地天之泰臻邳隆之休
聖帝明王所以建中和而消沴厲者奚難復見于今日
哉又何用鈐制之法遣內臣以監攝之爲也臣非謂內
臣中必無賢者考之古昔若鄭衆呂強馬存亮嚴遵美
之流儘多可述要未有干預政事而身名兩全不至禍
人家國者惟以內還內以外還外而各得其道以統馭
之皇上恭已垂裳以照臨天下聰明不役睿智默存內
外之機鋒盡歛而總圖効忠宣力之實功邊腹之擾攘
悉平而坐致順治威嚴之上理猗歟盛矣不然而任其
搏激仍其鈐制恐相持之局必不可久漸至陰盛陽微
極重難返是有堯舜之君而不能成唐虞之治臣所不
敢知也臣一腔忠悃罔知其他伏乞 聖明省覽鑒納
臣不勝激切屏營惕息待命之至

覆劾輔臣疏

崇禎八年

伏念臣一介寒微叨拔言路計臣考授之初正逆賊盤
據之日臣父應鰲叨封如臣官遺臣手書勉臣盡忠報
效慎勿以無子爲念爾時臣尙未嗣臣持書感泣矢志
捐糜每欲因事效忠尤懼瑣瀆 天聽非關係國家大

事未敢率陳自崇禎三年五月至四年四月臣疏具在御前可覆按也自是奉命按黔臣父見背服闋赴補於去年閏八月復除今官感激 聖恩追思臣父教臣之言無時無刻不以竭忠圖報爲念然以愚昧未能得其要領嗣有畿南之命臣於十一月初九日辭朝赴任一路圖維恍然有得及初入境簿書煩冗料理之暇乃能草創歲底禁封至正月初七之吉沐浴齋戒書役繕寫十一日拜發臣澁旬來食不甘味寢不交睫血誠耿耿惟望感動 聖聽臣小臣也而所言者大祈 皇上罷

奸輔省內遣化偏黨任正人以消陰陽之沴成盛治之功此以大聖人之作用望我 皇上伏見 皇上威明剛斷真能大有爲之君乃敢以此言進萬一精誠微薄不能感允聖衷徒撓奸邪之鋒觸內臣之怒身膏斧鑕臣忠已明所甘心耳荷聖明垂鑒不卽加罪譴賜以明白回奏臣益深感激恭奉明旨所云苛索酷刑籲呼求免等語是否見聞此則驛遞爲萬耳萬目叢集之所見聞豈獨微臣且有種種多端難堪縷悉不僅如臣所言者然此內臣之微疵小過臣以內臣不可用非謂此也

不過點破內臣平時在御前小心曲謹當不意其有此行徑而已彼其交通奸輔庇護罪鎮線索在手朝政疆事並受其蠱壞可憂者大矣置此不問而毛舉癥索臣所不敢出也再奉明旨四虛無倚公忠體國果何所指此則臣實未嘗有所指也臣竊見今之所謂君子小人皆以其氣類而分之非據其人品之真而名之也其著名爲君子小人皆有才能識力之人天所生以爲朝廷用者魏忠賢時以門戶誅鋤人才受其摧殘者半以權焰煽引人才被其陷沒者半以故朝廷不能收才之

用而積玩積靡釀成極壞之世假使忠賢非逆璫而爲虛公體國之大臣則舉其所摧殘所陷沒之人才皆得展布四體以爲治孰從而分之曰此爲君子彼爲小人豈不稱全盛之世哉臣有感于此妄意閣部大臣皆有以人事君之責必絕無偏倚休休有容方能全彙衆長分圖治效臣疏所云廣咨忱恂惟望皇上留神延訪加意信用臣豈有所指敢匿而不吐乎皇上天性聰明幽遠畢燭豈有近侍左右反或遁于照察者臣更妄意體仁應熊之爲奸邪也皇上知之內臣之必不可

用也。皇上又知之而所以用體仁應熊內臣者似欲資其拂戾險刻之性以制伏庇狗欺蒙之習臣亦未嘗不深思。皇上之用之妙也此亦用彼亦用內亦用外亦用無偏無倚大中至正宜其足以成治功矣然必彼此內外皆爲正人如青黃黑白皆爲正色乃可彰施成彩如鹹苦酸辛皆爲正味乃可調和成羹今彼此內外各爲一偏以相斲抵則四偏雜出何往非偏以此求治恐由立曲木而求其影之直也化偏歸全不過俄頃之際一念之間能使否者泰屯者亨有如漢儒董仲舒所

謂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萬方遠近莫敢不一于正而無有邪氣奸其間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物殖則又何憂于寇盜而太平不可立致哉書曰惟幾惟康又曰惟時惟幾舜禹交倣以幾之一言謂其動于希微渺忽之地而爲治亂安危所由分有不可不戒勅者則皇上用人之意是也意欲其相持則相持矣意欲其相制則相制矣而搏激而捨攘皆因其意以至如其躍然有感油然而動不欲其相持則相持者遠不欲其相制則相制者消而師濟

而太和必象其意以成矣 皇上試揆之于理酌之于事追維以前之何以不效詳審將來之何以成功臣愚一得未必無可採擇也臣無憾于體仁爲其害治也而若或憾之臣又何嫌于應熊何尤于內臣亦爲其害治也而若或嫌之尤之無所依附無所推拒併無必欲求勝之俗腸區區之忱知有 皇上而已矣知有爲 皇上治安天下之計而已矣謹遵明白回奏之旨據實披瀝以祈 聖鑒臣不勝齋慄悚惶席藁待命之至

三劾輔臣疏

崇禎八年

竊惟人君之馭下也當明大分而不宜以苛細督過人臣之事上也當持大體而無取以激直沽名賢奸之分旣明則用舍自定繩糾之體不失則俞咈皆安臣所以究推陰陽搏激之害指明釀禍致亂之人懇祈 聖明去邪任正化偏歸全而未敢陳列事端褻溷宸聽誠以皇上睿聖旁通洞鑒周悉無俟臣言之瑣瑣耳乃知識短淺未能仰體 皇上精詳核實之意奉旨再奏臣且愧且懼卽欲尚存忠厚之風何以自遣含糊之罪不得不一一臚陳以聽 皇上處分矣臣去年赴京自備船

會真堂集 卷四
三
隻七月杪行次揚州遇護送王子不知名高內臣乘大座船四隻奪取民船數十隻不論有載無載將儀仗等物撥置一件卽令隨行欲北去者輒使南轉詐銀五六兩方肯放去此臣所見也行至前途有謂詞臣夏曰瑚奉差冊封遇一內臣將船擊碎護節之龍旂等物盡拋水中曰瑚僅以身免此臣所聞也然猶非驛遞中事臣初入境問民疾苦間稱驛馬爲累向年猶可支持近多內官往來不勝疲苦備述苛索酷刑呼千歲等情臣未遽信問驛丞以狀伏城驛驛丞王廷儒面稱凡見內臣

皆呼千歲欽差監紀尊同王者卽差委中軍把牌氣焰逼人不敢仰視並呼千歲稍不如意鞭棍亂下體無完膚驛丞迎送俱至二十里外望塵叩呼應付俱臆壯上馬每疋索奉黃錢八九十文不等每該廩給銀一錢索黃錢二百四五十文計值銀三錢有餘恒山驛驛丞谷養民查稱去年七月初十日監紀太監孫茂霖用驛馬六十匹每馬索黃錢七八十文長馬百匹用黑棗豆麩子六石草百束止給半價勒取領狀八月十二日監紀太監謝文舉用驛馬八十匹索錢給價與茂霖同又查

得茂霖文舉至插箭嶺喚守備吳休徵供帳不整重責
二十板致本官受辱願告革任又從役需索不遂將完
縣驛馬腿砍折至臨洛需索不遂將馬戶吊打用刀砍
傷臂膊十八日太監許國棟需索不遂吊打馬戶崔鳳
十一月二十二日把牌太監李存道吊打馬戶祁守德
索黃錢三百文十二月二十三日真定府衙設龍亭慶
賀聖節把牌太監李養德許國詳騎馬直入拿馬夫楊
國志鎖打幾死又將馬戶陳九重捆打二十棍驛內器
皿什物盡行打毀臣所謂共見共聞種種多端難堪縷

悉者此類是也至於交通奸輔則臣難言之矣言之則
有殺身之禍不言則有欺君之罪然身可殺君不可欺
也臣聞溫體仁力圖大拜因緝事之人爲汲引之計以
用意機關作無心事件有饋鯽魚六尾不受而亦以聞
於 皇上者此其形迹詭秘臣雖得於風聞何從覓其
確據惟是臣初入臺班臣同官已經革職問罪之袁弘
勳至臣寓問臣曾草疏否有一篇好文字可做臣問之
指體仁曰渠欲大拜裏面皆已停當但不好突然行之
須外面得一疏推轂方若肯行疏稿已有在此臣却

之曰考授以來尚未出一疏輒爲人推轂可乎此四月
盡間語也至六月而黃蔴賁其私第矣臣不識其所謂
裏面停當者是何緣由其爲內臣之交通是耶非耶臣
又聞王應熊當枚卜時騰有物議 皇上其難其慎不
決者久之竟亦忽然而決此 皇上獨斷耶抑有所托
以詢訪者而遂爲應熊著手處也此中機括 皇上第
一經回想則觸處洞然曖昧之情何所遁矣若庇護罪
鎮則顯而易見臣去年十月間閱邸報見監視太監高
起潛援兵持重有因等事一疏力爲吳襄尤世威出脫

罪狀有處處保全步步犄角致敵宵遁以是坐罪恐從
來無此律法等語信然則二帥不惟無罪且宜論功竟
議邊戍何也必 朝廷之法非而後起潛之言是朝廷
之用法不枉則起潛之庇護何辭且起潛之護之也有
爲乎無爲乎如其有爲則與監守自盜者何異如其無
爲則不能糾劾而反行欺蔽設此監視又何爲臣以
皇上欲優待內臣莫若厚賞賚而收事權欲加意邊關
莫若慎選擇而專委任何也內臣無所覲于中則思有
所營于外與其恣所取而逞爲能何如酌所與而見爲

德與其逞能而壞天下之事何如見德而感 皇上之恩總百姓之脂膏總國家之物力也況不卑事權而得免于身名俱敗之禍所以全之者不更大乎至于邊關則督撫道將原有專責錢糧兵馬各有稽查如其人而不才則適與監視作緣如其人而才則何俟監視者制之而後無所隕越哉設一衙門則增諸員役多一員役則加一耗糜叢弊滋奸愈不可詰殃民蠹國害日以深臣謂此輩當盡數撤回不可稍延時刻者也臣于內臣既不敢含糊矣而尤有不敢含糊于體仁者體仁之奸

臣辨之獨蚤做行人時見中書舍人今臣同官姜思睿盛稱體仁之賢謂臣不可不一識其面臣卽投刺往謁見其人矜容矩步鬚眉不凡心甚敬之徐而察其瞻視不端體骨欹側一身殺氣四肢不舒以爲此凶人也退而語思睿曰此非久在人下者他日亂天下必此人也思睿初不以爲然旋亦以臣言爲是越數月而果得大拜進閣未久輒肆毒腸思睿大獄欲定通夷賣國一案與逆案相往以舊輔錢龍錫罪督袁崇煥爲首羅織多人一網打盡爾時舊左都御史易應昌舊戎政尚書李

會身堂集 卷四
三
邦華俱繫獄錢龍錫則逮而未至張道濬袁弘勳皆體
仁入幕之客二人語言不謹頗洩其謀然動稱 皇上
欲爲此舉聞者戰慄臣欲具疏 上聞又無形迹可據
會九月二十五日雷電大作臣懼然曰可以言矣終夜
不寢草 天變示儆脩省宜殷乞因譴告圖實政以答
天心事一疏未敢直指先言用人爲安危治亂之源次
言兵民有強弱枯榮之勢終言刑罰爲生死斷續之關
二十六日疏入知者皆以 聖怒不測深爲臣危二十
九日旨下幸荷聖鑒未加怒譴始知 皇上原無此意

渠輩捏造以傾懾人使箝口不敢言耳旣而刑垣諸臣
連章奏請猶未得俞旨十月十六日獄囚押赴市曹人
情洵懼忽聞長安街歡聲動地以爲有旨停刑莫不喜
躍後乃知爲犯禁刑日而暫停也至十六日復押赴市
曹人情洵懼以爲行刑必矣忽有風變奉 旨一槩停
刑其謀始寢張袁二人憑藉威靈招搖放恣體仁慮其
敗事而私相誚 乃因科臣葛應斗之劾不復曲庇立
行處分此其眼明手快最狠最捷真奸雄也侯蒙謂蔡
京若正其心術雖古賢相何以加臣于體仁亦云如謂

臣言或謬未嘗有此毒謀則何以上干 天變不一而足如此凶惡之人立于朝端之上若不釀禍致亂將何爲哉而又有不敢含糊于應熊者姑勿他指第就其辨疏折之有不知何故臣等票擬甫就外間卽知等語若然則應熊之意必欲任其掀翻播弄外廷全不能知而後快也安能以一人手盡掩天下目也又有首輔之言假手于臣等語此則自吐供招若鬼神使之矣有云科臣范淑泰詆臣爲小人故卽以小人自居亦牛馬任呼之意然應熊與淑泰辨疏又云從通籍來已自安于小

人計應熊中癸丑科進士豈逆知二十餘年之後有范淑泰之呼而先爲牛馬以待之乎臣見其自安于小人一語出頭露臉全無顧忌故指以甘心爲小人不肖歛藏而直陳本相也彼雖自認爲涇涇小人實乃無忌憚之小人語意如此而彼不解反謂臣未解書義應熊縱文理不通豈至是哉不過見臣論內臣有不解文義之語故爲內臣報復一語曰未解書義臣論將官有結托與援之語故又爲將官復臣數語曰結托與援捏造萋菲此種機巧豈能瞞過 皇上臣觀應熊之奸遠不及

體仁而其心術不正能壞亂天下則一也此何時耶害
氣滿世陰霾障天生靈塗炭冠蓋焚夷甚至陵寢震驚
九廟怨恫真小人之使爲國家災害並至之日矣 皇
上尚不痛自警省改絃易轍除亂本剷禍根以洩神人
之忿釋 皇上之怒遲疑不決愈釀愈壞則雖欲居仁
孝之實專聖明之美稱堯舜之君將有未可必得者也
治亂之氣運旋轉于此時生民之命脉懸係于此時以
宗社之靈爽悽愴于此時以視 皇上一決之力何如
耳臣言止此祈 皇上自爲計謹遵明白具奏不得含

糊之旨盡言無諱臣無任激切籲禱之至

四劾輔臣疏

崇禎八年

荷 皇上寬恩不以臣言無當立加斧鉞之誅尚容逐
款指實回奏臣締思前疏不敢含糊據臣見聞所得詳
悉入告惟李邦華曾否繫獄拜疏後疑記憶未真其餘
語語皆實未敢以虛謬影響妄瀆 聖聰竊念孤介小
臣齋心滌慮以披忠悃猶懼天聽甚高非微末所能感
動況敢逞臆妄言冒不測之禍以自棄於 聖明之世
乎恭奉明旨不敢不再逐款剖陳粵稽洪武二年 太

會真堂集 卷四
祖高皇帝定內侍諸司官制諭吏部曰朕觀周禮所記未及百人後世至踰數千卒爲大患古時此輩所治止於酒漿醢醢司服守祧數事今朕亦不別有委任毋令過多又顧謂侍臣曰此輩自古以來求其良善千百中不一二見若用以爲耳目卽耳目蔽矣以爲腹心卽心病矣馭之有道但嘗戒飭使之畏法不可使之有功有功則驕恣畏法則簡束煌煌聖謨慮深遠矣伏念皇上差遣內員祇爲封疆之臣不能仰副責任特命監視誠非優待之意然而人不勝任但當議以溺職之罪

別簡幹辦之才今以內臣監外臣則外臣處其劣內臣處其優似乎有所委任而使之有功衷之祖訓得無稍過歟敵警之後爲各帥求寬者有之不宜出自共事之監視也欽遣監視豈慮將帥用命欲其監之使不前亦慮其不用命使監之不敢退怯耳旣退怯矣監視卽不能無罪而尚爲所監之帥力解不知貳帥何以得此于起潛也王坤輩已一體論罪而起潛獨免又不知起潛何以徼此寬政也至裏面停當等語則首輔私人袁弘勳對臣言之弘勳尚在臣可與面質者也裏面兩字舍

會原堂集 卷四
內臣將何所指若的指何人則弘勳未嘗與臣深言臣聞體仁借緝事員役傳說事件多所矯飾以揚其姦而未有確據聆弘勳語方信爲實其所指亦卽此緝事傳說之人乘 皇上所忽爲無甚關切者而巧中之耳皇上何如主敢有擅權竊柄公行舉刺于前者耶但此奔走近習之人稍稍寄以耳目外廷卽視爲城狐社鼠莫可誰何而疑畏生矣將官卽視爲叢神與主得所憑藉而驕玩成矣臣前疏所云朝政疆事受其蠱壞而大可憂者此也張道濬袁弘勳處分雖屬朝廷而體仁之

眼明手快則非臣臆說也二人藉其寵靈時至吏兵兩部關說情分體仁患之聞有誚讓之語曰如此不長進何不與東林做一路去科臣葛應斗乃具疏論劾若非體仁有此語則薰天灼日之焰不可嚮邇胡得無投鼠忌器之慮而敢輕一擊哉旣經處分體仁深以前車爲戒包藏禍心令人莫測而敗露之患除矣稍有瞻顧狼捷豈能若是此舉臣所深服第在朝廷之法則處之極當而人心大快在體仁之心則非爲其法所不容而爲其敗壞乃事使二人機深毒厚無輕率淺露之病體仁

肯不力護而曲全之乎若臣于王應熊則未嘗自出一語以相譏也票擬甫就等語皆指其辨疏言之奚有不實內閣票擬誠爲機密外間何從得知應熊旣曰長安中久傳此語又曰臣聞之則何不就所傳聞志人究其從來直窮到底而遂嘿嘿已耶必其所傳聞者果無差謬而不敢致詰焉耳臣恭奉 明旨逐款據實指陳者如此然以臣陳言于 皇上之本念則非爲攻擊輔臣而發也又非爲吹索內臣而發也祇爲頻年流寇橫行天下蒼生日罹水深火熱之苦以爲聖明如 皇上求

治甚切迄無成功深維所自良由奸輔在內中使在外羣陰用事水炭相持干和召沴釀成災亂言之不禁媿媿喇喇然未嘗誹語相加摘發事蹟不過指明害治之人祈 皇上建中立極親賢遠奸蚤圖治效以奏聖明君臨天下之實功不虞精成未至未能感動 聖衷著臣回奏至再至三不得不陳列事端詳悉情實欲勉循言官之體而不可得以臣所深恨搏激之習竟不勉躬蹈之慚怩欲死臣嚮闕邸報見有爭內臣不當遣者竊歎其必無濟何也 皇上原爲外臣習于欺蔽不得已

遺以相攝而復以爲不當遣似乎欲去其監攝者以自
便其欺蔽而言何以見信乎見有攻輔臣者又竊歎爲
甚不宜何也 皇上原以輔臣抵牾同朝簡任以破庇
狗之私一經彈劾彼輒謂忤時招尤似乎必欲去之以
相率爲庇狗而言何以得入乎且有一番指摘則增一
番彌縫加一番眷注彼反借攻擊爲固寵之助已是輔
臣內臣偏攻之且不能勝臣更合言之尚冀萬一能勝
臣雖至愚計不出此惟思 皇上任用之意本以求治
旣數年矣不但不治而亂日以甚則如此用人一法必

不能成治功明矣所以寢食俱廢殫精竭慮陳其一得
望 皇上有所感觸而天心一轉則如一陽動而萬物
皆春無否不泰無屯不亨宗社之慶生靈之幸也豈僅
僅欲求勝而爲此耶 皇上得無謂天下之大人臣之
衆圖治罔功孰非外廷諸臣不職所致豈宜專責輔臣
臣謂外廷諸臣不能無罪然其職分而事小一人不職
所廢墜止一官之事輔臣非人則大綱紊而萬目隳天
下事俱敗壞不可爲矣書曰邦之杌隍曰惟一人邦之
榮懷亦尚一人之慶循覽古今治亂興衰之故往往不

在衆人而由一人則體仁應熊得一足以致亂何況比肩而立也臣虚心平氣以大義質之爲輔臣者旣得大拜洗淨肺腸擴開胸次純以虛公體國爲心間聞責備之言深自引咎不與置辨一不應再不應言將自息惟是一意贊襄以默運其輔天浴日之功濟世安民之累俾陰陽以和菑害不至囂凌詬誅之端自然潛消嘿化又誰不敬畏而悅服之乃拂戾成性陶鎔無功褊心厲氣有觸斯應一則曰忤時再則曰門戶曰時局甚且曰今日所號爲正人君子者決不與溷席明明自吐其胸

中冰炭甘以堂堂宰執與末品小臣角唇鬪舌寧尚有大臣之度乎夫大臣小臣之鵠也欲人無淫朋須已無比德欲人之相忘須已之能容一言門戶則已先獨爲一門一言時局則已先自爲一局大臣當視天下一家孰可引而內之孰可推而外之乃分門別戶各爲一局而判然不相屬也廟廊之上豈絕人逝世之地動輒以孤介獨立過自矜詡若曰不如是卽爲比昵卽爲圓滑古之大臣薦賢好士吐握惟勤彼皆非歟 皇上所惡之朋比不過不肖之徒隨聲附和不肯實修職業者耳

濟濟多士生此王國聖明在上龍興雲集茅茹彙征安
得以朋比二字一槩抹殺阻嚮用之志灰任事之心且
未聞舉國皆朋比匪人止一二孤介獨立于朝而尚可
爲國也奸邪借以取憐而不自悟其非輔臣之道李勉
有言天下皆知其爲奸邪而人主獨不知乃所以爲奸
邪 皇上何可不深察之也臣有巡方職業可以無言
而志慮積注不能自己則自去年出京時一路圖維非
至入境後始思有所建白前疏言之已悉繼而連章屢
牘迫于明旨不敢不應臣初不意煩聒至此伏乞 聖

明鑒臣微忠將臣前後四疏俯賜省覽則無他之腸痛
切之至自畢見于照察之下臣死有餘榮矣謹遵逐款
指實回奏之旨瀝血剖陳臣無任戰懼恐惶席藁待命
之至

